

豬籠草竊賊

春 蟲

森林局官员黑黝黝的脸毫无表情，冷峻得像一块铁板，对老黄道：“你会不知道猪笼草是受保护的植物，是属于国家珍贵的资产？你还采了这么多，这种行为等于偷窃国家的财物！”

老黄看著这位官员带来的几名随从人员，将他种在数十个花盆中不同种类的猪笼草，一一从住家院子里搬上印有森林部标志的专车，心里不禁又忧又急。

在这里面有不少是稀有珍贵品种，是他千辛万苦采集来的，眼看自己平时呵护有加的猪笼草，被他们左摇右晃，毫不怜惜玉地随手就塞进车箱，老黄仿如看到自己女儿遇人不淑，被姑爷仔推入火坑般心痛如绞。

“你们小心一点……”老黄对那些随从人员喊道，又转头向森林部官员勉强挤出一个热烈而又夹带著无法及时消退的悲惨的笑容，说：“你能不能高抬贵手，帮帮忙……这样吧，进去喝杯茶再说，如何？”

“对不起，我只是公事公办。”官员铁面无私地道。

“我知道，我明白……”老黄拍拍他的肩膀，在笑容中又努力的催逼出三分热诚，费力的烘烤这块铁板：“凡事都有得商量，嗯，我懂得怎样做的，只要——”

“我告诉你，你最好不要有什么不良企图。”官员轻轻拉开老黄的手，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已拍了照，你最好合作点，带我们去采集这些猪笼草的地点，让我拍照记录存证！”

老黄见自己的烈焰无法烧溶这块铁板，依然硬得让他碰著个火星四溅，不禁心头火起，一句话反击过去：“如果不承认这些猪笼草是我采的，而是我买回来的，你又奈我何？”

“嘿，你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像这些稀有品种，只有在乌鲁x x森林地区可找到！我们在三个月前都调查得清清楚楚了！”官员指著他道：“而且就算说是你买的，你买这些偷来的国家珍贵资产，也形同购买赃！”

“什么赃？”老黄难以置信会被栽上这种罪名：“我也只不过因为兴趣，才种这些猪笼草，这些都是天生天长的，我就算采了有什么错？”

“你不懂法律吗？这就是法律！”官员挺起胸膛，扯高嗓门，发出金铁交击之声，当当作向：“你触犯了法律，就是错！”

老黄没想到这块铁板溶不得也敲不得，一敲反而震得耳膜发疼，顿时气馁，长叹一声道：“好吧……你们想怎样就怎样。”那官员见证据都搬上车，便对老黄道：“跟我们到你采集这些猪笼草的地方去！”

“哼，你们不是什么都知道了吗，还要我去？”老黄冷冷地道。

“这是法律上的程序。”官员扬扬眉，再次挥舞著法律的鞭子。

像马戏团里的老虎狮子，只晓得鞭子抽在身上的痛，而不懂得如何闪避鞭子；老黄也只知道触犯法律的后果，而没有面对法律的知识，只得乘乘的被迫跳火圈。

在官员的车上，驶往乌鲁x x途中，老黄道：“事先说明，我有半年没到那里去了，我不知道还认不认得准确地点。”

“无所谓。”那官员说：“都说了，我们要你跟来，只是法律程序上的例行惯事，做个记录而已。”

车子出了郊外，住宅开始稀疏，他们弯进一条支路，驶了一阵，泊油路中断了，代之是碎石路，路两边尽是茂密高耸的树林，开始西下的太阳，照映得树梢叶子闪闪发亮。

“这里景物好像跟半年之前不同了。”老黄望著车窗外喃喃自语。

那官员问驾驶员道：“是这里没错吧？”

“我记得，没错。”驾驶员说：“不过三个月前这里好像还只是条小径，不能通车。”

几辆大型罗哩轰隆隆从他们车旁驶过，扬起一阵沙尘，驾驶员看不清前路，只好将车速减缓。

沙尘渐渐散去，他们隔著汽车前面挡风镜望出去，眼界豁然开阔，并列路两旁的树林突然消失，面前是一望无际的黄泥平地。由于情景改变得太突兀，大家都目瞪口呆，一时反应不过来。

“停，停车！”听到官员的叫唤，驾驶员才回过神来，忙踩下刹车掣。

众人下了车环顾四周，极目所见约有十余辆推土机在铲平泥土，大罗哩在其间穿梭，这片开拓出来的平地，面积显然非常大。

“你……没带错路吧？”官员看著眼前出乎意料之外的景物问道。

那驾驶员和老黄对望一眼，不知道官员问谁，事实上他们也不知如何回答，官员吸了口气，讶异的脸色又恢复成一块冷峻的铁板，挥手招来一名在附近看似在指挥工人工作的人员。

“你们是谁？”该名工地人员疑惑的打量他们道。

“这里的乌鲁x x地区吗？”官员不答反问。

“是，不过这里马上要建一座大型高尔夫球场和其他休闲设施。”工地人员说。

官员听后呆了半晌，那工地人员又问：“你们有什么事吗？不是工作人员，外人是不能随便进来的。”

“我们是森林部执法部门人员。”官员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铲平这地区的？这里可是珍贵的猪笼草生长地。”

“荷，原来是森林部。”工地人员语带轻蔑地道：“我不知道什么猪笼草，牛笼草！我们二个月前就开始这项工程了，你们是来查什么的吗？算了吧，你看看那边的告示牌上写著，这项工程是那间公司发展的，那间公司承包的，这些公司的大老板是谁，你们应该清楚吧。”

工地人员扫了一眼呆立著的众人，摇头道：“不知道？不知道去问你们的上司吧，不要在这里阻碍我们工作，免得自找麻烦。”他说完，也不理会众人反应，转身就走开。

官员自然知道这些公司的幕后大老板是谁，所以他也只能看著该名有恃无恐，态度嚣张的工作人员迎著光芒刺眼的夕阳走去。（这光芒著实耀眼，使得官员不能逼视，只得闭上眼，别过头去）

“我说，这位法律大哥——”老黄用眼角瞄著官员，戏谑地道：“比起来我只能说偷了国家一块钱，这些偷了国家几百万的人，你打算拿他们怎么办？”

官员的脸，此刻在夕阳光照下，像一块生锈的铁板，再也经不起一敲便破了一个大洞，发出的声音低沉黯哑，几不可闻。

“这……这是另当别论……”

MY PEACE PREVAILS ON EARTH

蓝波

一句口头禅 两个字
世人想望
朗朗嚼在齿间
动听

天韵般的音律
一首好歌
世人政客爱唱
哽在喉头
动听

如果远方有枪声
那是战争吗
统治者在对抗
民族隔离是国仇
宗教分歧是家恨
圣战是谎言藉口
地球村
传说的空中花园
洁白鸽子
企立枪口上
一幅美好画面
血染是它的风采

我走近许多城市
广场
有鸽群飞
而 战争
就在不远处

附：旅游土耳其/希腊，飞越过伊拉克
西岸领空；沉思中仿佛听到枪声，而
视屏面，天真无邪的各民族小孩
——未来地球村的子民，正唱著：
MY PEACE PREVAILS ON EARTH！

MY PEACE PREVAILS ON EARTH

倾听夏夜

杨宝琼

今夜无眠
倾听蓝色透明的长夜
摇响满天星星籁籁
想象美丽的星子纷飞若雨
在天空的舞台演绎
一出伤感凄美的剧
而晨曦中初荷上的凝露
该是观众一掬感动的痕迹

贴近夏夜
忘却和归复是一种美丽
暴雨过滤了燥热
真诚和纯洁就离我们很近了
尽情开启心窗吧
紧贴夜的心房
倾听夏夜花开的声音
倾听果实灌浆的歌唱
倾听心与心的交谈

虫鸣的音符游曳在夜的五线谱上
不眠的梦在寻找心的家园
找出内心那块最柔弱的部分
与夜推心置腹长谈
纵然可以无视冷漠粗糙
又怎能让美善擦肩而闪
倾听夏的热烈夏的诚挚
才发现轻易的感动轻易的受伤
一切都源于
琐碎里的真诚纯净

復刊第十四期

詩巫中華文藝社

每月第四星期六刊出

e-mail

litsarawak@yahoo.com

新月

今夜的感觉

杨宝琼

在这样的夜里
风清星莹的夜里
是谁在撕扯我裸露的纯净
是谁在放肆地啃噬我的宁静
黑暗中寂静的痛楚
是童年秋日下的蒲公英么
手足无措之间已轻轻飘散
无法保留 也无法捕捉

是谁
于黑暗之中让我陷落
清脆的泪滴
只能说是我面对伤害的
一种音乐
我愿意在今夜的宁静里
让灵魂静静倾听
纵然你一声真诚的问候
能让我心颤栗泪流
在呐喊与沉默之间
谁也无法拒绝生存
可是谁又能躲在歌声里伤悲

在这样的夜里
我只能默默倾听风声
捡拾自己的碎片
让孤独在瞬间迷途
用想象虚拟一个纯粹的完美
远离你的目光之外
无须拴束不再无奈
用我依然的专注执着
走出这片沉闷的天空
我要用鲜活的呼吸歌唱
要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姿态
接住飞翔而来的诗歌

故乡的长江

——缅怀拉让江

白羚

人归何处总怀想
故乡的长江
那是母亲的河
生我长我的地方

火红的日子
熟悉的岸旁
也在雨林深山
有过欢笑和哀伤

曾是缤纷的梦想
留下青春的脚印
也是破灭的梦幻
我远走异乡

油城的长桥上
尽看浩瀚的海洋
总不及
故乡长江的碧波荡漾

岷功迷蒙的木山
望聚云看风暴
幕幕生离死别
让人悲痛惆怅

想那江上夜色
星光闪闪何其璀璨
林里荧荧萤火虫飞处
何曾编织沉睡的梦乡

如今江水色变
故人已古草木已非
但仍是故乡的长江
生我长我的地方

悠悠岁月人生沧桑
天老人亦老在异乡
不忘故乡的长江
生我长我的地方
25. 5. 05

叮 咛

长竹

一家里头，唯有住在星加坡的六哥是个受英文教育的人。也是他，会把逝世几十年的先父母当作是人看（用人的眼光去看待事情）。这一点，我们这些受华小及英文教育的弟弟妹妹们都感到很不可思议！不是说只有受华文教育的学子们会比较明白道德挂念的么？！也会特别的思念祖先及他们所做的事迹的？！

然，六哥却是特别的一个。我想这是关乎到一个人的本性使然。跟华文英文教育是没有关联的。他应该是个性情中人。很注重亲情感情的人。

在每一年的清明节时，六哥总是会通过溢美儿叮咛我对父母讲一些交代。就好像父亲母亲还活在家乡似的。有时他也会写信跟四哥和五哥讲。讲。

记的是去年吧。我听到四哥说起六哥的信。

“二弟住在星加坡的高楼大厦里，许是太享受生活吧。他叫我们帮父母的墓盖一个亭。怕他们晒坏掉。说马来西亚的天气太炎热。”我们一听，个个都露出了笑容来。

“都已去世30多40年了。还有什么在墓里呢？恐怕只有他们的灵魂了。还怕什么大太阳呢？况且，墓上已建了一道那么厚的泥顶。”个个兄弟都这样地认为。

今年呢，他又不例外地写着说：“请告诉父母，叫他们不要再担心幼小弟妹妹们的安危。他们都已经长大，而且也各有自己的家庭及事业。”

这个说法，我把它讲给几个姐妹（小弟在阿拉伯国度里做工）们听了。却让我们都红了双眼！事缘这是一桩难以忘怀的往事。当年五哥要去宝岛念医科时，六哥已经到了国外念一年的书。母亲她多病，怕不能照顾到我们幼小的六个兄弟。所以她就很担心。她对五哥提起此事时，心里还是非常的不踏实。父亲当时也开始老态。母亲也怕她等不了他们回国。她非常不放心我们几个。后来，母亲真的在五哥出国的第3年，因病而永远地离开了人间。不知不觉间，母亲已去世39年，而父亲也去了35年。

在今年来，我们4姐妹讲好一起去清明的。后来因为二妹在明都鲁有好友结婚而不能回乡；而住在诗巫的大妹在前一天要回娘家时的那个傍晚，却见到她家的大马路涨了大水而不能动弹；在老家的姐姐和我，也就改了期，不去扫墓了。

直到4月尾，二妹和大妹回来探亲。姐姐脚痛，没一起同行。我和两个妹妹在下午三点多去拜见先父母。刚刚一场大雨后的天气是蛮凉的。我们一路走去。谈著别后的思念情怀。是永远也谈不断的话题。很享受这样的时刻。姐妹情深，不是没道理的。到了目的地，我们都十分地欣慰。终于有机会要跟父母讲悄悄话了。

“爸妈，你们好吗？很想念你们。我们六个都已经长大成人。也都有了各自的美满家庭。你们不用再担心我们了。我们会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健康和身心的。你们尽管放心！爸妈，你们好好的安息吧！我们永远是爱你们的。”

坐在石灰梯级上，我们三姐妹就情不自禁地聊起了往事。特别是那些和父母同在的日子。“假如他们还在世，那该多好啊！我们可以接他们来我们家小住。听他们讲古，或且一些做人道理。然后他们一定很高兴，会有那么多的外孙们围绕在左右！”我们陶醉地边说边笑。要道回时，我们也不忘地向先父母们道别。

“明年我们再来！”我们异口同声地说